

冯连伟

舌尖记忆

吃出来的年味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……二十五炸豆腐,二十六炖牛肉,二十七杀年鸡……”这首小时候张口就来的童谣至今难忘,因为童谣中描述的越临近过年的日子越值得期待啊。

民间有“宁穷一年,不穷一节”之说,小时候,虽然物质匮乏,但进入腊月,家家户户就开始忙年,都尽其所能地准备好各种美食,从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一直吃到正月十五元宵节。

年味,是吃出来的。蕴含在饮食里独特的年味,成为我心中挥之不去的乡情和记忆。美食是节日欢乐的元素,也是萦绕在心头的乡愁和亲情。

从我记事起,年糕就是故乡春节必不可少的美食。

家乡人做的年糕比较简单。主料就是糯米粉,年糕的表层有红枣,这两年有人也放上些葡萄干。形状一般是圆形,既代表着团圆和连绵不断的好运,也祝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步步高。

听娘说,故乡过年时做这种糯米年糕,得益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临沂地区稻改成功后,我的家乡也开始栽种水稻。人民公社时期,分到各家各户的水稻比较少,糯米量就更少了,因此过年时的年糕还是很稀缺的。我们家蒸一个年糕,娘至少要分成三份:送给姥爷姥姥一份;舅舅家生活一直很困难,要给他们家送一份;剩下的才是我们自己吃的。

过年时,娘会把蒸好的年糕切成片,然后放到油里煎至两面金黄,蘸白糖或红糖吃。油煎过的年糕香甜可口,让人吃了一块还想吃一块。

记得娘在2015年因脑梗从死亡线上挣扎回人间,她能说话的时候,就提了一个要求:想吃年糕。我在给娘买年糕的路上一直想,为什么年糕在娘的心中有这么重的分量?也许不单单是因为年糕好吃,而是年糕让病中的娘回想起过年时的热闹景象,也许还有更多因年糕而让娘抹不掉的记忆。娘想的不只是年糕,而是她历经风雨的岁月和支撑她走向生命尽头的亲情。

娘走后的这些年,大姐二姐每到过年都要给我做年糕。与我而言,年糕已经不单单是一种春节美食,而是吃一口年糕就想起娘啊。

吃白面馍馍也是小时候盼过年的动力之一,当然,红豆馅豆沙馍馍更是过年的意外之喜。

我们家过去没有蒸豆沙馍馍的传统,后来每到过年,娘都要蒸豆沙馍馍,是因为娘疼儿呀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在临沂县城的一所中学上高中,高考前夕,都是二哥给我送饭。记得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星期,二哥给我送饭时,除了带来一包煎饼,还有五个冒着热气的馍馍。二哥说:“我刚从粮站买的,红豆馅的,你趁热吃了吧。”当着二哥的面,我拿起这豆沙馍馍,狼吞虎咽一般,转眼间风扫残云,这五个豆沙馍馍全进了我的肚里。口中是香甜,心中是意犹未尽。

二哥回家把我吃豆沙馍馍的情景讲给娘听,娘又给大姐二姐说了几遍。从我考上大学待客蒸馍馍开始,直到过年,娘蒸豆沙馍馍,大姐二姐家也都蒸豆沙馍馍。自此,我家有了过年蒸豆沙馍馍的传统,一晃眼已经延续了40年,并且这个历史还在年年延长不断刷新。

如今过年,我已经吃不上娘亲手蒸的豆沙馍馍了,但娘从锅里拿出热气腾腾的豆沙馍馍递到我手里的情景,永远地刻在了我的心中。

我的故乡在沭河西岸,婚丧嫁娶和过年这些重大场合或节日,都离不了一道菜:炸小湖虾。

我说的小湖虾不同于当下常见的河虾,这种小湖虾其实是晒干的淡水湖中的小虾干。对于当时的孩子而言,小湖虾可不是轻易能吃上的,过年时吃上油炸小湖虾就有坐大席的幸福感。

那时,娘过年炸年货都要买几斤小湖虾。小湖虾搅拌上面粉,可以炸一筛子。除了我们吃,舅舅和姐夫来的时候也是主菜之一。上一盘炸小湖虾,不仅好吃,还热闹喜庆。

如今,每到过年置办年货的时候,我都会买上几斤小湖虾,按照家乡传统做法油炸。只是,这几斤小湖虾炸好后,主要是我吃,其他人只是尝一尝而已。

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,物品丰富多彩,日常饮食都比过去过年吃得还要好。把过去想吃而吃不到、不能尽情吃的食品拿到今天的餐桌上,品出的是岁月、是记忆,也是深深的母爱和浓浓的亲情。

忙年,置办年货去!

回味无穷

## 冬天和小伙伴一起追电影

许志杰

冬闲时节,公社的电影队就用独轮车推着放映机到各庄巡影。庄里要放电影了,那可是很隆重的事,大喇叭提前几天就会吆喝通知,内容包括时间、地点、片名等。顿时,庄里开始热闹起来,尤其孩子们那种期盼的劲儿,像过年似的。见了面先说这事,你一言我一语,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讨论电影中的主要人物,演员是谁,精彩对话,难忘场面。临别互相提醒,到时别忘了叫着一块儿走。幸福之情溢于言表。

终于盼来放电影那天。电影队还没进庄,孩子们就开始扛着板凳去占地方了。不一会儿小板凳就把银幕前的好位置摆满了。一辆独轮车推着一支电影队,放映机、发电机、幕布,还有挖孔竖杆的洛阳铲——都是电影队自己带来。庄里只需准备三根六七米长的树干,扎架子挂银幕用即可。

隆冬天短,农家人餐食简单,为了看电影各家早早把晚饭吃了,天刚擦黑大街上已经满了人,大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阵势。那时候庄里还没有扯上电,电影队自带一台小型汽油发电机,用一根细绳使劲一拽发动起来,“小宝贝”就开始发电了。瞬时一只白炽灯泡伴着人们的一阵欢呼,在大街上点亮。浑浊的光穿过寒冬的哈气,照着每一张憨厚紧实的脸庞,对现代文明的渴望,在这一刹那被喜悦的乡亲们诠释到顶。以现在人时髦又虚幻的表述语法说:没有一个人的心里不是装着自己的远方和诗,只是不同时期用不一样的方式表达出来。

在娱乐项目极度短缺的年代,一场电影带来的精神慰藉和想象空间会成倍扩展。电影故事延宕到现实生活中,看完很久还在左右着我们的举止行为。孩子们的游戏来自电影中的某一个细节;剧中某个人物的经典话语成为大家的口头禅,运用到现实中最精彩纷呈之处,画龙点睛,瞬间生活质量大为提档。幸福来得很突然,也正是时候,一场电影即可填平我们的欲望沟壑。甚至诸如《英雄儿女》中王成的一句“向我开炮”,就是小伙伴一天的生活主题。大家轮番登台做英雄,手持一根葵花秆当火箭筒,学着王成叔叔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,从一个土坡上跳下,其他人前仰后合扮被炸状。一遍又一遍,享受胜利带来的快乐。

一个公社一般只有一支放映队,一个庄平均下来一个多月才能轮上一场电影。农忙时节,电影队的放映员也要回所在的生产队参加劳动,顾不上放电影了。如此一来,放电影的频次更少了。加上天气原因,总体算下来,每个庄一年也就五六场,且多集中在闲时寒冷的冬夜。因而我们特别珍惜每一场电影的放映机会。自己庄里那是过节般的迎接,邻村也不会轻易放过。那时候我们国家一年拍不了几部片子,等到新片从上到下传到乡村电影队,半年三个月并不稀奇,甚至很多片子可能压根儿就传不到乡村。公社电影队巡影往往一部电影传到底,等到下部新片子来了再启动一轮巡影。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住我和我的小伙伴追影的热情,今天这个庄,明天那个庄,一部电影追到底,一直追到距

家最远的那个庄,才停住追影的脚步。

有些电影到底看了多少遍,自己也数不清。像几部样板戏的片子,尤其早期的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,又看又唱,学会了不少对白和唱段。描述抗击日军侵略的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,解放战争时期的《南征北战》,抗美援朝的战斗片《奇袭》,以及进口的朝鲜、阿尔巴尼亚、南斯拉夫电影,能看则看,一直看到烂熟于心。虽不能倒背如流,但从后往前推镜头,一幕接一幕,决无差错。不是导演胜似导演。

那时雪好像出奇得大,行路难,却依然挡不住我们追电影那颗勇敢的心。不仅追到附近村庄,有一次听说公社驻地要放一部新电影,毫不犹豫,几个伙伴带上块干粮和咸菜,迈开大步,沿着胶济铁路疾行六公里土路,耗时一个多小时赶到公社驻地。到了驻地却找不到放电影的场子,打听下来,得到确切的消息,当晚是在邻县安丘的南流公社驻地,明天晚上才有可能到我们公社加映一场。明天太晚,只争朝夕。二话不说,我们继续沿着铁路东行十里,抵达南流,终于看上了早就听说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《第八个是铜像》。可惜只赶上电影的后半部分,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电影前半部演了些什么。此后大家一起玩模仿战争场面的游戏,一位小伙伴每次都争着当第八个人。他说第八个是铜像,是英雄。一知半解中透着浓浓的英雄气概。那是那个时候人们真实的思想基石,很容易引起共鸣。

后来我哥成了一名光荣的电影放映员,隔一段时间回家,他就会带来哪部新电影即将上映的好消息,还能看到新片子精美的宣传海报、畅销的杂志《大众电影》。这都是其他小伙伴不可企及的莫大荣耀。因此也使我成为新电影发布的消息源,身边经常围着一帮小伙伴,问这问那,很有点中国电影乡村新闻发言人的范式。

最幸福的是一旦有新片子即将上映,哥哥就带着我跟着他的电影队一起走村串庄,一连看上三四场。而且坐在哥哥的身边,整个场子的中央位置,那可不是一般社员能享受到的特权。经常听到有人低语,那个小孩是谁。电影散场,接待的生产大队一般会炒几个菜,感谢放映员大冷天的辛勤劳作。我跟着蹭吃。记得某村有个老厨师,炒了一盘醋溜白菜。没有肉,少许豆油葱花爆锅,佐以米醋和盐,味美至臻。毫不夸张,这是我追影最成功的案例。只是未能与小伙伴一起分享醋溜白菜,有点不够意思。

恢复高考,一起追影的伙伴被时代的大潮收住狂野的脚步,加入到千军万马勇闯独木桥的行列。重拾课本,全身心投入到如火如荼复习备考的煎熬之中,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就此戛然而止。云将东游,过扶摇之枝。我们曾经相似的人生之路,在这里出现各奔东西的不同路口。走出鸿蒙,少了无畏,多了几分淡淡的愁绪。但对于当年风也似追影的孩子,一场电影恰似一首饱含深情的乡村歌谣。无论多么荒腔走板,历经多少春夏秋冬,终究还是留在了原野深处,以凌乱无序的脚印串起一帮小伙伴青春年少的故事。

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。